



奥德丽·赫本

查尔斯·海厄姆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47753 奥德丽·赫本

查尔斯·海厄姆 著

刘学澄 方文 胡晓晖 编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0 北京

Audrey
A Biography of Audrey Hepburn
Charles Higham

NEW ENGLISH LIBRARY, 1985

内 容 说 明

奥德丽·赫本是好莱坞著名影星，曾是世界著名五大女星之一，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和戏剧托尼奖。本书详细地叙述了她的童年生活、她从影的经过，生动地讲述了她是如何拍片的，是如何对待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她热爱家庭生活、热爱子女，但仍两度婚姻失败。要知详情，请看此书。

责任编辑：张正芸

封面设计：万 庆

奥德丽·赫本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 1092毫米1/32 印张：5.25插页：9

字数：100000 印数：3000册

1990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106-00314-X/J·0238 定价：2.20 元

目 录

一	童年时代	(1)
二	战争	(12)
三	芭蕾和音乐	(15)
四	半工半读	(18)
五	舞台和银幕	(20)
六	《吉吉》	(25)
七	《罗马假日》	(32)
八	《龙凤配》	(39)
九	《美人鱼》	(47)
十	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53)
十 一	结婚	(56)
十 二	《战争与和平》	(63)
十 三	《滑稽面孔》	(72)
十 四	《黄昏之恋》	(78)
十 五	《修女传》	(85)
十 六	《绿色大厦》	(97)
十 七	《不被宽恕的人》	(102)
十 八	初次做母亲	(106)
十 九	《在蒂法尼处早餐》	(110)
二 十	《孩子们的时刻》	(115)
二十一	《巴黎的愤怒》	(119)

二十二	《谜中之谜》	(123)
二十三	《窈窕淑女》	(125)
二十四	为西恩安一个家	(131)
二十五	《二人同道》	(135)
二十六	《直到深夜》	(138)
二十七	人到中年	(141)
二十八	第二次结婚和息影	(145)
二十九	重返影坛	(153)
三十	秋天	(160)

一 童年时代

1929年5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座豪华宅邸里，一个小女孩诞生了。这个小女孩就是奥德丽·赫本。

奥德丽出生的房子，格局相当完美。与房子毗连的是一座美丽的花园。近旁是一个小果园。这一切都被保护在高高的用浅灰色石砌成的围墙之内。房子舒适、漂亮，窗户高大，光线充足，镶木地板光可鉴人，到处是镜子、帷幔和油画。

奥德丽的父亲是英国人，名约瑟·安东尼·赫本·拉斯东，是英格兰银行布鲁塞尔分行的总经理。他相貌英俊，衣着考究，政治上是极端右翼分子，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对正在崛起的阿道夫·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则十分崇拜。

奥德丽的母亲是荷兰人，名埃拉·冯·希姆斯特拉，荷兰驻圭亚那总督的女儿，是荷兰王室直系贵族血统的后裔，所以在名字后面还要加上男爵夫人的称号。她性格活泼，豪爽热情，美丽动人。当父母远在圭亚那时，年方20的她就闪电式地结过两次婚。这样的事情在那些外貌矜持的贵族中简直非同小可，他们的准则是：终身大事要门当户对，但可以另有外遇。浪漫的天性和良好的品德，使埃拉不能接受这样的作法。她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她的两个丈夫。然而，两次婚姻

都破裂了，她被第二个丈夫遗弃而独自抚养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亚历山大和伊恩。约瑟·安东尼·赫本是她的第三个丈夫。

奥德丽的双亲是荷兰贵族和英国资产阶级联姻成婚的一对不太合适的配偶。

1929年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欧洲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奥德利·赫本将在这里度过她的幼年时期。这是一个充满魅力、讲究礼仪、舒适而又优雅的城市，它既不是大得令人精疲力竭，也不是小得偏僻闭塞。一年之中，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举行着激动人心的火炬游行、假面舞会和精心组织的音乐戏剧节，那番景象就和罗马的狂欢节差不多。

然而，这个城市灰暗的色调，富有理性的严肃气氛、清洁的市容，以及比利时资产者对秩序的崇尚，却和这些狂欢活动形成鲜明对照。在这放荡的20年代，布鲁塞尔竟是一块令人惬意的绿洲，它虽非巴黎，却能给人们提供高层次的音乐和戏剧享受。

无论是市中心的格兰德广场，还是商业区的巴斯城，都宽广开阔，美丽幽雅。布鲁塞尔的每一棵树和每一块草坪，全都修得整整齐齐。在这个城市里，到处是饭店、餐馆、小酒馆、酒吧间、茶室、乳品店、面包房、快餐店更是随处可见；甚至还有刚刚流行起来的自助餐馆，它们供应着滋滋作响的热狗和双料咖啡。不过，布鲁塞尔首先是个音乐城市。竣工不久的艺术宫，有一座可容纳2200人的大厅。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奥地利指挥家克莱伯和荷兰指挥家门格尔伯格经常来这里指挥音乐演出。

稳健持重、不动声色是布鲁塞尔人的性格特点。然而，居然有一个颇有影响的艺术团体，竟在那里提倡先锋派的戏剧、芭蕾舞和音乐，甚至不顾风险举办达达派艺术展览。作为社会反光镜的报纸，从文字到版面，安排得都很漂亮，版面上哪怕出现一个印刷错误，在当时都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布鲁塞尔总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从不酗酒，但是时机一到，它就会尽情地寻欢作乐，无所顾忌。

奥德丽在孩提时代最熟悉的是那些与乡村接壤的住宅区。这里安逸，宽广，庄严。这里有高耸的灰墙，有绿树成荫的街道，偶尔传来冰激凌小贩的叫卖声，空气里弥漫着阵阵松针、杜鹃花和烤面包的香味。房屋建筑错落有致：一些房屋的墙上砌着中世纪的箭头形缝隙；隔壁的另一些房屋，却装着可调节的现代化玻璃窗。一位当代评论家写道：（在布鲁塞尔）一个人若是从格兰德广场一口气走到最边远地区，就象是沿着一条铺得很整齐的石头河道——从14世纪直至今日流不断的时间长河——漫游。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融合成一个资产者的的帝国时代。

据说，生身之地永远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奥德丽·赫本就是这一见解的活见证。她认真严肃，气质高雅，性格坚毅，同时又能够出人意外地谈笑风生，以无限的激情拥抱生活。她严守纪律，一丝不苟，而又具有强烈的罗曼蒂克色彩。就象布鲁塞尔一样，她集最古老久远的神秘时代的观念和奇异的现代观念于一身。她热爱平衡和对称的传统，这见之于她的衣着、表演、舞蹈和生活方式。她冰清玉洁，朴实无华。可是，象大多数布鲁塞尔人一样，她能够毫无保留地对音乐和舞蹈敞开她的心扉。

奥德丽从小就非常文静，寡言少语。年纪大的来访女宾都喜欢给这类孩子起个“老太太”的绰号。她胆怯怕羞，而且令大家都迷惑不解的是，她对玩具娃娃毫不理会，宁愿与吱吱喳喳的鸟类、小狗、小猫为伴。她终日沉溺于梦想，在她的幻想世界中，她总是把一丛灌木、一棵老树、或育儿室的一个角落想象成一座美丽的城堡。

她从小就爱好音乐，每当她听着那个年代78转速的唱片从桃花心木的留声机里奏出当时大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时，人们总是看到那张精灵般的小脸浮泛出如痴如醉的神情。她既喜爱贝多芬和巴赫的作品，也喜爱华丽而富于浪漫色彩的音乐。

她和母亲都喜欢去听著名的海牙康塞特盖伯管弦乐队举行的音乐会，该乐队经常在阿姆斯特丹献艺，也到布鲁塞尔来举办季节性访问演出。象大多数同龄少女一样，看芭蕾舞剧对奥德丽是极为美妙的一番享受。她是她那一伙同龄人中的典型，梦想着成为一名演员或芭蕾舞家。但是，能否实现她的抱负，她没有多大把握。当她日益从身体条件方面来观察自己的时候，她开始对自己的外表感到不满。她特别不喜欢她的脸，因而害怕照镜子。她认为她的眼睛太大，她的牙齿长得不整齐。不知什么缘故，男爵夫人没有极力设法矫正她的牙齿。奥德丽那副有缺陷的牙齿，确实使她苦恼了大半生，而且给摄影记者以至摄影师们出了个特殊的难题。

她对自己的体形也感到绝望。她又矮又胖，似乎一块饼干或一块蛋糕就会使她胡乱膨胀起来。一有可能，她就跳舞，有时还令人吃惊地突然象男孩那样爬树，或者跟她的兄弟一起穿过田野赛跑，但这样的活动好象都没有使她减肥。儿童

舞蹈演员的双腿应该十分纤瘦，细弱的双臂可以在环臂动作中显得异常优美。而她那起皱窝的膝盖和圆滚滚的胳膊肘，却使她极为沮丧。

她郁郁寡欢，越来越孤僻、拘谨，与人疏远。她使幼儿园的教师们完全失掉信心。她父母亲的不和使她分外不幸。

1935年，父母亲终于分手。与她的异父哥哥不同，他们对此已能泰然处之，奥德丽则深受这一分离之苦。象许多少女一样，她和父亲更加亲近，因此双方同意，她要在伦敦与父亲一起度过离婚法庭判定的大部分监护时期。结果，经常要穿越北海来往于两个家庭之间，这对她无疑是件不轻松的事。她不得不去适应英国女子学校的环境，她的英语很蹩脚，而且她那不大动听的荷兰口音又很重。在那些由于热爱曲棍球运动而发育得健美匀称的英国女孩子中间，她显得手足无措。她柔弱羞怯的样子，使得她成为层出不穷的恶作剧的受害者，她更加不爱说话，只是悄悄流泪。

奥德丽的父亲忙于自己的事务，她很少见到父亲，时常感到孤独。到10岁的时候，她长高了一些，但仍然显得过于丰满。这个胖孩子酷爱巧克力，她舍不得放弃这种使人发胖的美食。

伦敦是孩子们的乐园：这里有收藏着不少荷兰绘画作品的国家画廊，有伦敦塔，还有养着稀有珍奇动物的伦敦动物园，塔梭兹夫人创办的名人蜡像馆。当然还有皇家卫队换岗和皇族有时公开露面的壮观场面。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有着各种各样无与伦比的娱乐活动。伦敦西区剧院灯火辉煌，这里上演着C. B. 科克伦等创作的精采的音乐喜剧，N. 科沃德、S. 毛姆、T. 拉蒂

根，和F. 朗斯代尔等大师们的脍炙人口的戏剧；也有科沃德本人，E. 莱伊、G. 劳伦斯、N. 斯温伯恩、I. 诺维洛，约翰·吉尔古德，劳伦斯·奥立弗等明星的备受赞赏的表演。可是，奥德丽最喜欢的却是英国独特的娱乐节目——圣诞哑剧。这种由传奇故事改编的荒诞剧中的人物，都是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这些演出以其豪华、奇妙的布景变换而使孩子们心醉神迷。

1938年奥德丽9岁时，开始学芭蕾舞，她的学习热情大大超过其他的学生。她非常自觉地严格训练，掌握了全部基本步法、动作和基本姿势。正当奥德丽专心致力于舞蹈时，她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周围不妙的政治形势。在国王退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期间，奥德丽的父亲越来越倾向于法西斯主义。在不断遭到愤怒群众石击的黑衫党徒游行队伍中，时常出现他的身影。他一心一意地追随奥斯瓦尔德、黛安娜·莫斯莱和克利卫登一伙危险分子。

战争终于在1939年9月1日爆发了。奥德丽的母亲十分惊慌，她害怕希特勒入侵英国，奥德丽会成为战俘。她从未想到荷兰会有危险。而且，她还害怕她前夫的亲纳粹活动会影响她的女儿。于是，她与法院商定，要求监护奥德丽。男爵夫人把奥德丽带到了紧挨着德国边界的一个小城市昂赫姆。在荷兰，似乎没有一个人明白希特勒的计划。直到1940年春，威廉明娜女王还在极力设法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德国政府进行妥协活动。

奥德丽于9月飞往阿姆斯特丹后，到达昂赫姆。这里将成为她此后6年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钟声的小城，有12座塔楼不断地敲钟报时，星期日和假日还奏出欢庆钟琴乐

曲。在这个小城，英国人人多势众，他们成立了一个促进交往的英荷协会，男爵夫人成了一个分会的会长。1638年，第一批英国人到这里安家落户，他们能说两种语言的后代，在这个自治地区起着重要作用。

离昂赫姆不远的山丘、林地和瀑布，一派旖旎的荷兰风光，景色迷人。公园里传统花卉郁金香的斑斓色彩，令人心花怒放。在昂赫姆，有一个美不胜收的艺术画廊以及许多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和一些城堡。在周末的下午，当地的交响乐团总是尽量给孩子们举办一些很好的音乐会。

奥德丽进入昂赫姆音乐舞蹈艺术学校的初级班，同时还在昂赫姆走读学校上学。她那位于城郊的家宅，又大又舒适。不幸的是，昂赫姆艺术学校并不是一所教学效果很好的学校，教员们才能平庸。但是已经10岁的奥德丽在舞蹈方面开始有些进步。她的舞姿日渐优美，但依旧缺乏柔韧的弹性，她伸展肢体的动作僵硬得象块木头。

当她能用足尖站立、旋转、行走的时候，男爵夫人给她买了一双再好不过的鞋子，脚尖壳里用的是价钱昂贵的蜡。她不遗余力地要使奥德丽的外表十分完美，除了鞋子外，她还给奥德丽买了最好的高领长袖紧身衣和短裙。不过男爵夫人从来不去看她女儿上课或演出，这可能是希望消除她的压力感，不使她感到害羞和窘迫。

奥德丽是个非常认真的学生，她庄重，拘谨，意志坚决。她野心勃勃地下定决心，总有一天她要成为一名独舞演员，并最终成为舞星。跳舞已成为奥德丽生活的唯一追求。在她的书架上，她童年崇拜的作家吉卜林，这位写了令幼小的奥德丽心驰神往的《丛林故事》、《正是如此的故事》和《吉姆》

的英国小说家已让位给苏俄著名芭蕾舞演员阿·巴·巴甫洛娃和苏俄著名芭蕾舞演员兼编导瓦·福·尼任斯基了。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孩子们过生日或圣诞节时的一种特殊待遇,而她对电影却毫无兴趣。对超级巨星嘉宝或凯瑟琳·赫本,她一无所知。而她同时代的年轻女孩,却都是些电影明星迷,她们把电影杂志上的明星照片剪下来,贴在自己的相册里。

奥德丽的大部分童年时代是在英国度过的,因而荷兰语的程度较差,她到昂赫姆走读学校上学,就遇到了困难。在奥德丽上学的半年里,男爵夫人一直焦虑不安。因为荷兰已处于战争边缘,男爵夫人显然无法携带她身边的一切贵重物品离开欧洲。据奥德丽回忆,似乎就在这个时期,男爵夫人为昂赫姆的荷兰地下活动打下了基础。她激励了许多人准备在德国人到来时投身于抵抗运动。

1940年春,希特勒已为进攻荷兰、比利时作好准备。荷兰、比利时也已为反侵略充分武装起来。在冯·希姆斯特拉家宅附近的农村平原地带,遍布铁丝围柱。昂赫姆的街道和那座著名的桥上,终日响着士兵们行军脚步声。一列列火车装载着更多的士兵来往于前线。在夜间,探照灯光掠过天空。到四月下旬,这里已经偶尔能听到爆炸声和枪炮声。

奥德丽已11岁,她痛苦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严重危险。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使她兴奋不已。英国最好的威尔士芭蕾舞团来荷兰访问演出。艺术家们的壮举使这个被围困国家人民的士气为之一振。该团阵容坚强,领队是伟大的爱尔兰舞蹈设计家兼演出人耐因梯·德·瓦洛依斯和乐队指挥康斯坦特·兰伯特。舞星有罗伯特·赫尔曼普、马戈特·芳廷和弗利德里克·阿什顿。这个团上演的保留剧目有:《浪子回头》、

《占星图》、《滑冰》等。

男爵夫人以英荷协会主席的身份负责接待这个芭蕾舞团。这样，奥德丽这个小舞迷就幸运地亲眼见到了她所崇拜的人物。

1940年5月17日晚，芭蕾舞团在这个与德国接壤的小城昂赫姆举行演出。德国人随时都有越过边境的可能，所以演员们心情万分紧张。不过，演出是高水平的，观众受了强烈感染。帷幕升起，奥德丽为舞台上出现的一切而陶醉。当最后演出热情奔放的塔兰台拉舞时，观众情不自禁都站立起来。演出结束后，爆炸声和枪炮声使得演员们更加紧张不安。可是，他们还得耐心地参加男爵夫人举行的招待宴会，他们心情绝望地忍受着她的冗长讲话。在宴会上，男爵夫人还把奥德丽介绍给舞蹈团，说她女儿渴望成为一名舞蹈家。这个身穿长礼服的女孩向芳廷和瓦洛依斯各献了一束红郁金香。她的品貌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若干年后，在好莱坞的一次晚会上，赫尔普曼见到奥德丽时，才有机会询问她，为什么宴请舞蹈团的那天晚上，她的母亲令人难以忍受地拖延那么长的时间。奥德丽回答说，在观众中和宴会上有许多勾结纳粹的人，如果男爵夫人看来故意使舞蹈团滞留在可能被俘获的地方，那么她就显得象个亲纳粹的人，也就为自己将来充当昂赫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准备了一个极好的伪装。但她做得似乎有点过分，因为在舞蹈团离开后仅仅10分钟，德国人就过了莱茵河，激烈的巷战开始了，舞蹈团一行人差一点没能通过布满水雷的航道回到英国。

德国人占领昂赫姆后，宣布昂赫姆是第三帝国的一部分。所有的报纸、电台和其他通讯手段，都处于德国控制之下。

市民们若有不顺从的表现，立即遭到惩罚。第二天，荷兰将军温克尔曼被迫宣告荷兰军队投降。当日下午，威廉明娜女王已去伦敦，在那里建立了流亡政府。男爵夫人没有公开对德国人表现出敌意，以免遭受惩处。然而她的当律师的哥哥以及她的一个堂兄弟，作为第三帝国的敌人，被判处死刑。这些怵目惊心的事件，促使男爵夫人坚定了要领导昂赫姆地下活动的决心。

不久，奥德丽重新继续她的学业。学校里，犹太籍教师一律被清除，那些“不合作”的教师被撤职。教科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或被没收，采用的是充满宣传内容的德国教科书。学生们不得不学习德语和德国历史。不过，音乐是超政治的一个领域。虽然，所有非德国和非奥地利的作曲家的作品都遭到禁止，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海顿的光辉作品，却都可以尽情享受。后来，奥德丽说，“在战争期间，条件改变了，但人的内心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在战前你想要成为一个舞蹈家，尽管战争发生了，但想当舞蹈家的决心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由于占领的强化，生活变得更加困难。1942年，男爵夫人的房屋被征用，财产被没收，银行帐户被查封。他们只能靠占领当局所给的一笔象征性的微薄津贴维持生活。奥德丽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伊恩拒绝加入纳粹组织，其后果是，已成年的亚历山大被送到德国劳动营去干活，这一分离给男爵夫人和奥德丽造成极大的痛苦。

为了勉强糊口，奥德丽在公立艺术学校教女孩学舞蹈和钢琴。1951年出版的英国杂志《舞蹈》在对奥德丽的一次采访中，她说，她为了给地下运动筹款，曾在一些人家里演出过一

些古典芭蕾舞的片断，当时门窗紧闭，以隔绝一切会引起注意的声音。从一开始，她就一直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险，日夜为反对纳粹而工作。她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70个荷兰学生计划破坏纳粹的电缆和煤气供应中心而被捕入狱。她引用了荷兰作家德荣所著一书《跃起的狮子（荷兰抵抗纳粹的故事）》中的一段话：“在故意妨碍议案通过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时，青年人仿效长辈们的榜样。青少年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祖国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小小年纪就悟解到事情灾难性的真象。人们告诉他们女王和王室已被迫离开荷兰，流亡国外。他们看到那些穿着稀奇古怪的制服，说着莫名其妙的语言的陌生人，感到惊讶。孩子们根本不会考虑什么后果，而只是注意当前的生活。这些年青的爱国者完全自发地投身到反对占领当局和叛徒的战斗中去。” 奥德丽的同胞，令人难忘的安妮·弗兰克正是这种英勇气概的集中体现。

二 战 争

到1943年为止，奥德丽所在的昂赫姆已成为事实上的前方。这里的地下抵抗组织掩护荷兰爱国者，秘密印刷假配给证和假通行证。孩子们也参加到地下活动中来。他们年纪小，不太受敌人注意，都成了优秀的通讯员。他们将情报藏在衣服夹层中、自行车胎内或马鞍里，哪儿都敢去。

奥德丽也出色地完成过传送情报的任务。有一回，一队英国伞兵降落于附近树林，德国人正在搜捕，情况十分危急，得有人把情报给伞兵送去，使他们及时转移。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奥德丽，因为她英语说得好。

这是1942年春天的事。13岁的奥德丽装作玩耍的样子，跳跳蹦蹦地穿过树林。德国人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小姑娘的样子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德国人看见她，只耸耸肩，就走开了。

她走近伞兵藏身的大石头旁边，用英语告诉伞兵她是朋友，接着就将情报顺着石头滑了过去。然后，若无其事地摘了一大把花，顺原路往回走。

正走着，一个德国兵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敌人的突然出现，使小姑娘心头一惊。不过，她把惊骇十分巧妙地掩